



现代名家自选集

徐志摩自选集

徐志摩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现代名家自选集

徐志摩自选集

徐志摩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志摩自选集 / 徐志摩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5
(现代名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212-05234-8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7978 号

书名: 徐志摩自选集

作者: 徐志摩

出版人: 胡正义 选题策划: 王 水 责任编辑: 王 水 孟繁强
责任印制: 刘 银 营销推广: 杨 霄 装帧设计: 红杉林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邮编: 230071)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邮编: 100011)
电话: 010-64267120, 010-64266769 转 8067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(010) 80261198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 印 张: 3.5 字 数: 60 千字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234-8

定 价: 1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作品是作家的孩子，只有一个孩子的作家是很少见的。孩子多了，自然不会一次全叫出来见人，于是就有了“全集”“选集”“文集”“自选集”等种种名目，而其中最有点、最有趣味的莫过于作家自己或用心良苦、或别具深意的“自选集”。对以文字为生，以作品为本的作家来说，这不啻于是一次思想和灵魂的自我展露。看看孩子的衣服品味，脸洗得是否干净，有没有礼貌，大致可以窥见家长本人；读读“自选集”，或许可把作家的创作原意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本社推出“现代名家自选集”系列，也正是怀着这一点希望：用最私人的阅读去体味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作家。

本系列入选的作家基本都是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大家，不少更是现代白话文学草创时期的先行者。他们的写作是生机蓬勃的，也是旁逸斜出的，我们不能完全以现在的语言标准加以规范。同时像鲁迅这样的作家，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修改，导致最初的作品和最后的“定本”并不相同。而这些并不影响现今

读者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。根据这些情况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，我们尽量依据作家自选集的初版本，除十分明显的排印错讹之外，一律尊重作家独特的遣词造句习惯，为读者保留一份历史原味。知难行易，本系列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，敬请大方指教。

本书编辑部

《轮盘》¹的序

在本书付印时节，作者因熟人的原故，说从文可以为写一点序在上面。仿佛没有可写的，所以不敢答应，告辞了。但不行，要，要的原因自然是趣味，没有其他。我想成天坐在家中生一点小气在生活上完全落了伍的我，许多事皆不懂，要写，将写些什么话？人无聊，牢骚好像还多，然而到今日，文学则已有了正宗，办杂志者得战士一小杂感，莫不大登广告利用生财，政治则据说军阀消灭，天下太平，国术考试已到了第二次，还有什么牢骚可说呢？

中国事情是很奇怪的。所谓文学运动，最近一个热闹时期，据说就是去年。怎么运动？骂。“战士”与“同志”为“正宗”“旁门”“有闲”“革命”之争持，各人都毫不吝惜时间与精力，极天真烂漫在自己所有杂志上辱骂敌人。为方便起见，还有新时代文学运动的战士，专以提出属于个人私事来作嘲弄张本的战术。所骂越与本题相远，则人皆以体裁别致抚掌同情的越多。所谓“扯

1 原书于1930年在中华书局初版，题名“轮盘”。

破绅士体面的衣服”，所谓“大无畏精神”，即为谥此辈天才而有的言语。骂来骂去，两方面好像都抓出不雅观的什么了，我以为或者不久利益均沾，则言归于好，携手赴席亦意中事。谁知到后天与其便，一方面刊物被禁止，文学运动便算告一结束，奏凯者从此就似乎更伟大了。这运动意义结果，虽听人说真是了不得的血肉在搏，但其实，没有的事，只指示出一条作“战士”的路径，中国聪明人多，读杂志当消遣的学生们，自然以后也不必愁无杂感看。

这集子，不是杂感而是创作，是因为本书作者与这运动无关。把作者摒除于十七年中国的所谓文学运动以外，虽是我的武断，想来是无关紧要的。作者在散文与诗方面，所成就的华丽局面，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人，在这集中却仍然保有了这独特的华丽，给我们的是另一风格的神往。但作者似乎缺少一种无赖天才，文字生动反而作成了罪过方便，在一切恶意攻击中从不作遮拦行为，又不善于穿凿，更多理由给人以“绅士”的称谓。一九二八年的时代精神原是完全站在相反一点上的，作者在某一意义上，是应当把“落伍”引到自嘲的一事上了。作者把这第一个创作集编成，也好像是聊以解嘲的神气，要他说是如他人著作怎样影响了年青人，恐怕也不想承认罢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在上海另外一些新海派作家们，与批评家们、抄译杂志家们，围聚一处喝茶谈闲天的潇洒情形，觉得无话可说了。因为这类人，据说也就已在

中国文学运动史上积了不少劳动，现在也还在做着这大事业，许多天真无知的年青人，为其影响是以数得出这些作家名字为幸福的。

——这就算序。

沈从文

七月在上海

自序

在这集子里，《春痕》，原名《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》，是登一九二三年的《努力周报》的，故事里的主人翁是在辽东惨死的林宗孟先生。《一个清清的早上》和《船上》，曾载《现代评论》；《两姊妹》，《老李的惨史》，见《小说月报》。《肉艳的巴黎》，即《巴黎鳞爪》的一则，见《晨报副刊》。《轮盘》不曾发表过。其余的几篇都登过《新月》月刊。

我实在不会写小说，虽则我很想学写。我这路笔，也不知怎么的，就许直着写，没有曲折，也少有变化。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成一篇如愿的小说，我说如愿因为我常常想象一篇完全的小说，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，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，精密的结构，灵异的闪光。我念过佛洛贝尔¹，我佩服。我念过康赖特²，我觉得兴奋。我念过契诃甫³、曼殊斐儿⁴，我神往。我念过胡尔佛夫人⁵，我拜倒。

1 今译福楼拜（1821—1880），法国作家。

2 今译康拉德（1857—1924），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。

3 今译契诃夫（1860—1904），俄国小说家。

4 今译曼殊菲尔（1888—1923），英国女作家。

5 今译伍尔夫（1882—1941），英国女作家。

我也用同样眼光念司德莱睿 (Lytton Strachey)¹，梅耐尔夫人 (Mrs. Alice Meynell)²，山潭野衲 (George Santayana)³ 乔治马 (George Moore)⁴，赫孙 (W.H.Hudson)⁵ 等的散文，我没有得话说。看这些大家的作品，我自己对自己说，“这才是文章！文章是要这样写的：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。高抑列奇界⁶说诗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⁷。但那样的散文何尝不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。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。他们是魔术师。在他们的笔下，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。他们能使古奥的字变成新鲜，粗俗的雅驯，生硬的灵动。这是什么秘密？除非你也同他们似的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，趁早别多造孽。”

但孽是造定的了！明知是糟蹋文字，明知写下来的几乎全都是 Still-born⁸，还得厚脸来献丑。我只有一句自解的话。除了天赋的限度是事实无可勉强，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。至于怎么样写才能合时宜，才能博得读者的欢心的一类念头，我从不曾想到过。这也许也是我的限度的一宗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期望我自己能永远倔强。

1 今译斯特雷奇 (1880—1932)，英国传记作家、评论家。

2 今译梅内尔夫人 (1847—1922)，英国诗人、散文作家。

3 今译桑塔亚纳 (1863—1952)，西班牙哲学家、文学家。

4 今译穆尔 (1852—1933)，爱尔兰小说家。

5 今译赫得逊 (1841—1922)，英国博物学家，作家。

6 柯勒律治 (1772—1834)，英国诗人、评论家。

7 绝妙好辞各安其位。

8 死产儿。

我不知道风
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……

这册小书我敬献给我的好友通伯和叔华。

志摩十八年五月¹

¹ 原书用民国纪年，下同。

目 录

春痕 / 001

两姊妹 / 016

老李 / 024

一个清清的早上 / 034

船上 / 038

肉艳的巴黎 / 043

“浓得化不开”（星加坡） / 053

“浓得化不开”之二（香港） / 060

“死城”（北京的一晚） / 065

家德 / 077

轮盘 / 084

春 痕

一

瑞香花——春

逸清早起来，已经洗过澡，站在白漆的镜台前，整理他的领结。窗纱里漏进来的晨曦，正落在他梳栉齐整漆黑的发上，像一流灵活的乌金。他清癯的颊上，轻沾着春晓初起的嫩红，他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，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，益发激动了他 Narcissus¹ 自怜的惯习，痴痴地尽向着镜里端详。他圆小锐敏的睛珠，也同他头发一般的漆黑光芒，在一泻清利之中，泄漏着几分忧郁凝滞，泄漏着精神的饥渴，像清翠的秋山轻罩着几痕雾紫。

他今年二十三岁，他来日本方满三月，他迁入这省花家，方只三日。

他凭着他天赋的才调生活风姿，从幼年便想肩上长

1 Narcissus，字面意思为水仙，这里指那耳喀索斯，河神刻菲索斯与水泽神女利里俄珀之子，爱上水中自己的影子而亡，后成为“自恋”的代名词。

出一对洁白娇嫩的羽翮，望着精焰斑斓的晚霞里，望着出岫倦展的春云里，望着层晶叠翠的秋天里，插翅飞去，飞上云端，飞出天外，去听云雀的欢歌，听天河的水乐，看群星的联舞，看宇宙的奇光，从此加入神仙班籍，凭着九天的白玉阑干，于天朗气清的晨夕，俯看下界的烦恼尘俗，微笑地生怜，怜悯地微笑。那是他的幻想，也是多数未经生命严酷教训的少年们的幻想。但现实粗犷的大槌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击破，现实卑琐的尘埃，早已将他洁白的希望掩染。他的头还不曾从云外收回，他的脚早已在污泥里泞住。

他走到窗前，把窗子打开，只觉得一层浓而且劲的香气，直刺及灵府深处，原来楼下院子里满地都是盛开的瑞香花，那些紫衣白发的小姑子们，受了清露的涵濡，春阳的温慰，便不能放声曼歌，也把她们襟底怀中脑边蕴积着的清香，迎着缓拂的和风，欣欣摇舞，深深吐泄，只是满院的芬芳，只勾引无数的小蜂，迷醉地环舞。

三里外的桑抱群峰也只在和暖的朝阳里欣然沉浸。

逸独立在窗前，估量这些春情春意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微曲着左膝，紧啮住浅绛的下唇，呼出一声幽喟，旋转身掩面低吟道：可怜这万种风情无地着！

紧跟着他的吟声，只听得竹篱上的门铃，喧然大震，接着邮差迟重的嗓音唤道：“郵便！”

一时篱上各色的藤花藤叶，轻波似颤动，白果树上的新燕呢喃也被这铃声喝住。

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张美丽的邮片笑吟吟走上楼来对逸说道：“好福气的先生，你天天有这样美丽的礼物到手。”说着把信递入他手。

果然是件美丽的礼物，这张比昨天的更觉精雅，上面写的字句也更妩媚，逸看到她别致的签名，像燕尾的瘦，梅花的疏，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，悦耳的清音，接着一阵复凑的感想，不禁四肢的神经里，迸出一味酸情，迸出一些凉意。他想出了神，无意地把手里的香迹，送向唇边，只觉得兰馨满口，也不知香在片上，也不知香在字里——他神魂迷荡了。

一条不甚宽广但很整洁的乡村道上，两旁种着各式的树木，地上青草里，夹缀着点点金色、银色的钱花。这道上在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车、菜担以外，行人极少。但此时铃声响处，从桑抱山那方向转出一辆新式的自行车，上面坐着一个西装的少女，二十岁光景。她黯黄的发，临风蓬松着，用一条浅蓝色丝带络住，她穿着一身白纱花边的夏服，鞋袜也一体白色；她丰满的肌肉，健康的颜色，捷灵的肢体，愉快的表情，恰好与初夏自然的蓬勃气象和合一致。

她在这清静平坦的道上，在榆柳浓馥的荫下，像飞燕穿帘似的，疾扫而过；有时俯偻在前枢上，有时撒开手试她新发明的姿态，恰不时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，因为孟浪的风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，像荷叶反卷似的，泄露内衬的秘密。一路的草香花味，树色水声，云光鸟语，都在她原来愉快的心境里，更增加了不少欢畅的景色——

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，一般的活泼。

自行车到藤花杂生的篱门前停了，她把车倚在篱旁，扑去了身上的尘埃，掠齐了鬓发，将门铃轻轻一按，把门推开，站在门口低声唤道：“省花夫人，逸先生在家吗？”

说着心头跳个不住，颊上也是点点桃花，染入冰肌深浅。

那时房东太太不在家，但逸在楼上闲着临帖，早听见了，就探首窗外，一见是她，也似感了电流一般，立刻想飞奔下去。但她接着喊道，她也看见了：“逸先生，早安，请恕我打扰，你不必下楼，我也不打算进来，今天因为天时好，我一早就出来骑车，便道到了你们这里，你不是看我说话还喘不过气来，你今天好吗？啊，乘便，今天可以提早一些，你饭后就能来吗？”

她话不曾说完，忽然觉得她鞋带散了，就俯身下去收拾，阳光正从她背后照过来，将她描成一个长圆的黑影，两支腰带，被风动着，也只在影里摇头，恰像一个大蜗牛，放出他的触须侦探意外的消息。

“好极了，春痕姑娘！……我一定早来……但你何不进来坐一歇呢？……你不是骑车很累了么？……”

春痕已经缚紧了鞋带，倚着竹篱，仰着头，笑答道：“很多谢你，逸先生，我就回去了。你温你的书吧，小心答不出书，先生打你的手心。”格支地一阵憨笑，她的眼本来秀小，此时连缝儿都莫有了。

她一欠身，把篱门带上，重复推开，将头探入；一支

高出的藤花，正贴住她白净的腮边，将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：“再会罢，逸！”

车铃一响，她果然去了。

逸飞也似驰下楼去出门望时，只见榆荫错落的黄土道上，明明缕着她香轮的踪迹，远远一簇白衫，断片铃声，她，她去了。

逸在门外留恋了一会，转身进屋，顺手把方才在她腮边撩拂那支乔出的藤花折了下来，恭敬地吻上几吻；他耳边还只荡漾着她那“再会罢，逸！”的那个单独“逸”字的蜜甜音调——他又神魂迷荡了。

二

红玫瑰——夏

“是逸先生吗？”春痕在楼上喊道，“这里没有旁人，请上楼来。”

春痕的母亲是旧金山人，所以她家的布置也参酌西式。楼上正中一间就是春痕的书室，地板上铺着匀净的台湾细席，疏疏的摆着些几案榻椅，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桐，正对着她凹字式的书案。

逸以前上课，只在楼下的客堂里，此时进了她素雅的书屋，说不出有一种甜美愉快的感觉。春痕穿一件浅蓝色纱衫，发上的缎带也换了亮蓝色，更显得妩媚绝俗。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笔，正在绘画，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